

《舞千年》的“国潮古风”破了“竞技+晋级”舞综模式

刘唯嘉

观点提要

《舞千年》从更名、定档、开播,再到嘉宾阵容、观后感,均冲上过热搜,《反弹琵琶》《梦幻伎乐天》等舞段被网友点赞“跳活了沉睡千年的敦煌”,目前相关话题总浏览量超1亿次。《舞千年》掌握“流量密码”的秘诀是什么?《舞千年》摒弃了竞技PK,没有晋级,没有淘汰,也未邀请流量艺人,而是突破了长期的“竞技+晋级”的模式,创造性地打造文化剧情舞蹈综艺,让历史“古韵”、当代“古风”与Z世代“无缝”连接,让当代观众在现代科技平台上相遇最美的中国舞蹈。

越女(陈奕宁饰)轻重缓急剑舞灵动,又纵身一跃退隐山水间;英娘(赵敏饰)反弹琵琶,彩绸盘旋间梦回敦煌……这是新型舞蹈网综《舞千年》中《丝路花语》《越女凌风》的优美舞段,舞出千年古韵,又展现当今“国潮新貌”。

如果说此前河南卫视《唐宫夜宴》《祈》《龙门金刚》等作品,引发的是“舞蹈破圈”的文化效应,此次B站与河南卫视联合打造的文化剧情舞蹈节目《舞千年》,则是一次舞蹈、影视与综艺之间,卫视与视频网站之间的“融圈”尝试。

中国歌剧舞剧院、北京舞蹈学院等13家顶级院团首登新型网综,上演24支国风精粹舞蹈。相传神书《十二风舞志》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优美的舞蹈,乔振宇、张晓龙、胡阳、华宵一、徐明浩,5名“荐舞官”穿越古今,为这部典籍找寻,并录入最美中国舞蹈,带领观众坐上时空穿梭机,纵横古今,共赴一场“古风”舞蹈的综艺之旅。从“破圈”到“融圈”,《舞千年》的全新升级,是国内舞蹈综艺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。

“破”舞综格局,寻回中华舞蹈记忆

《舞千年》从更名、定档、开播,再到嘉宾阵容、观后感,均冲上过热搜。网友感叹“我竟然在舞综追剧?”“看完《舞千年》,一秒入坑中国舞,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而自豪。”《舞千年》掌握“流量密码”的秘诀是什么?这与《舞千年》“新型舞蹈网综”的独特定位,以及“由破到融”的文化综艺格局息息相关。

在大平台、小主播都开始“深耕细作”的大背景下,只有诚心做有“养料”的内容,才会既受主流平台支持,又受大众青睐。以往舞蹈综艺也有令人心动的美妙时刻,但主要是舞者间的激烈比拼,以及令人惊叹不已的技术瞬间。与竞技类舞蹈真人秀不同,《舞千年》另辟蹊径,摒弃了紧盯观众心理的竞技PK,没有晋级,更没有淘汰,也未邀请流量艺人,而是专注于创造性地做国内首档文化剧情舞蹈综艺,突破了国内舞蹈综艺长达20余年的“竞技+晋级”的固定模式。

如果只停留在节目形式的突破,就算能博得首发流量,也难以换来“回头观众”。《舞千年》不仅致力于打造全新形式,更超越了此前河南卫视自身以“舞蹈美+科技炫+节日热搜”的破圈模式,由舞蹈自身的“破圈”进一步走向舞蹈与综艺的“文化融圈”。

这首先归因于河南卫视与B站的“互融”。因国风出圈而拥有流量体质的河南卫视与圈层文化盛行的B站,于无形中达成默契,强强联手。总导演之一姜小巍也在B站评论区与观众们互动,让我们了解到,制作《舞千年》就像“烹小鲜”,B站定制菜单,侧重剧本创作和演艺统筹;河南卫视采集上等食材,邀约优秀舞院团舞者;联合制作团队幻维数码如同掌勺厨师,侧重影视导演和项目执行,与原作品的编导共同组成“名厨团队”,跨时空联席“烹饪”出了一桌文化佳肴。

《舞千年》中舞蹈、影视与综艺的“三圈相融”,更是亮点频出。譬如第一期《相和歌》,“梦幻重现”袖如飞燕的深衣盘鼓舞,生动描写了喜迎春神的闹市,深情诉说少女思君的心事,一气呵成,水乳交融。观众直呼这是“超越时空的沉浸式舞蹈体验”;“纸伞如剑”的《侠骨剑影》和“思余醉剑”的《越女凌风》,竟是一场金唐式剑侣情深的连续剧,顿时,“我在舞综磕武侠CP”等弹幕,真如“弹”雨般飞驰而过。

《舞千年》为当代建构的“中国古典舞”上演了一场舞林大会:北京舞蹈学院的袖舞“汉唐”,踏鼓欲飞;剑舞“身韵”,飞扬顿挫;甘肃省歌舞剧院的绸舞“敦煌”,圆曲顿挫,惊艳四方……各大派别高手过招,或舞史探源,或舞武相通,或舞活伎乐。互鉴共融,不为称霸舞林,只愿穿越古今,寻回传统舞蹈记忆,共享一场历史“古韵”和当代“古风”的舞蹈文化盛宴。

以舞为载,以史通今。北京舞蹈学院的《逍遥》中,竹林七贤超脱自在的修为境界;甘肃省歌舞剧院的《丝路花雨》中,神笔张作画时出现“拍摄所用洞窟和壁画均为道具”的旁注;以及对古代汉族女子成人时举行“笄礼”,昭君出塞后获“宁

胡閼氏”封号等史识的科普,均可看出,河南卫视与B站致力于以古风之舞弘扬中华文化。

节目组也通过网络积极回应网友的问题。比如针对第一期中国歌剧舞剧院的《孔子》中不被看好的绿幕特效,总导演之一徐鹏告诉我们,因偶遇河南暴雨,面对景点的塌方隐患,才不得已临时更改方案。最后特别向观众和演员真诚道歉,可谓人情暖心。

《舞千年》顺应“新国潮”趋势的“古风”舞蹈,量身定制的影视剧场,“融梗”不失风趣的荐舞平台,贴心又巧妙的字幕科普,不仅精准契合导演团队“拥抱年轻人”的观众定位,且以“由破到融”的新型舞蹈网综形式,舞出“国潮古风”舞蹈的多元文化。

“镜头男友”与“舞蹈女友”的双向奔赴

借用网友的弹幕:我们不仅在“舞综磕武侠CP”,竟还“磕”了一回“镜头”与“舞蹈”的CP。《舞千年》既是舞蹈综艺,也是广义的舞蹈影像。“镜头男友”与“舞蹈女友”如何相处,决定了双方感情是“破”裂还是“融”洽。

节目组拍摄《踏歌》时,通过多机位的环境镜头,将花野盛开的山林水涧映入眼帘,妙龄女子暖春踏青,联袂而舞,听风赏花。“美不胜收”,有网友弹幕吟诗一首,抒怀畅意,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《踏歌》原是汉唐古典舞大家孙颖先生倾注心血而创作的艺术经典,先生将古代“民俗”雅化为当代“古典”,如今又通过影像技术“复现”了踏歌民俗。但在分镜头频繁切换下,原本倾胯振袖时缓急相容的动作韵律,行云流水般的审美意蕴,都被默默淡化;飞袖时以一身之体应无限宇宙的艺术境界,还是难以被品悟。

当然舞蹈运镜的观感也因人而异,第二期华宵一的开场舞《凌波微步》内转腾挪,轻盈不失顿挫。但那“推、拉、摇、移”的镜头此起彼伏,还走起了“S”形猫步?有观众直呼头晕目眩,有观众戏言“被丝滑到了”。可见镜头语言的运用,不仅直接关系到观众视觉体验,更是影响着舞蹈艺术表达。

在镜头与舞蹈的“感情”面前,双方究竟要怎样“相处”呢?如何共同进步,而非相互牵绊,的确是摆在主创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一方面,“镜头男友”需充分尊重“舞蹈女友”的美貌和灵魂。舞蹈动作的编创和表演,好比女友的妆容打扮;舞蹈的情感与思想表达,恰如女友的生活情调和人生理想。第一期北京舞蹈学院的《相和歌》的镜头与特效,使窃窕淑女如天仙下凡,又载众人飞往天上宫阙,承载了汉代人对那幻想仙界又留恋人间的永恒希冀。运镜,要如恋爱稳中有变;切镜,犹如告白恰逢其时;特效,恰如求婚投意合。

另一方面,“舞蹈女友”也得考虑到“镜头男友”的事业志趣,舞蹈编导可以依据拍摄创意而适当改编,就像剧约还需根据场合选择穿搭;舞蹈演员也可增强镜头意识,调整动作的强弱处理,好比妆容能够锦上添花。比如拍摄中国歌剧舞剧院《赵氏孤儿》时,镜头与舞蹈堪称“搭调情侣”,中景时,胡阳饰演的程婴于血色雨雾中翻滚腾跃;特写时,他那大悲无泪的双眸,感人肺腑。总之,舞舞之恋,拒绝“相爱相杀”,唯愿“双向奔赴”。

《舞千年》不只是镜头与舞蹈的相辅相成,更是“古典”舞蹈与大众的相互对话。当《舞千年》由舞蹈“破圈”走向文化“融圈”,我们不能放下“精益求精”的艺术态度,还需同时对“象牙塔情结”和“媚俗倾向”说“不”,让观众享受由现代科技手段呈现的中华舞蹈艺术的美盛神韵。

中华千年的乐舞文化,有先贤哲人“记录在案”,又有当代舞者创造性转化。今日由舞蹈“破圈”走向“国潮古风”舞蹈的文化“融圈”,如何平衡“历史古韵”和“当代古风”需要我们共同思考:探寻如何让中国舞蹈在创新性发展中走向大国,让我们在沉浸式的欣赏中走进中国舞蹈文化的历史,真正激活中国古典舞蹈的“身体”与“心灵”,创作出充满历史张力的作品奉献给大众,让我们与最美的中国舞蹈相遇。

▲ 中央芭蕾舞团在《舞千年》中演绎的《敦煌》,将丝路文化与芭蕾艺术相结合,用中西合璧的方式诠释敦煌文化之美



▲ 北京舞蹈学院在《舞千年》中演绎的《逍遥》,呈现竹林七贤超脱自在的修为境界(《舞千年》节目组供图)

▶ 甘肃省歌舞剧院在《舞千年》之《丝路花雨》中演绎的英娘形象



音乐综艺引爆“回忆杀”背后的音乐价值

张小丹

从《我们的歌》到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再到《时光音乐会》,最近一段时间,每当热门综艺节目中出现怀旧金曲,总能引发此起彼伏的“回忆杀”,以至于不少听众再次大呼“爷青回”。

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现象:当我们不经意间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,会猛然想起以前听这首歌时的情景;以及随着岁月流逝的追忆,我们在听歌方面会越来越喜欢听老歌——这里的“老歌”不一定是年代久远的歌曲,而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而言的。并非是老歌的质量一定比新歌高,而是当我们听这些歌曲的时候,听的不止是音乐,更是音乐中所承载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以及那些时光,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岁月,青春的痕迹。

事实上,这正代表了音乐很重要的价值,也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:多数人欣赏音乐,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。

青春伴侣:流行音乐的文化身份标志

每个人的音乐品味,在青春期就基本成型:青春期时的大脑,对情绪反应更敏感;青春期体验过的情感,往往要比成年后体验的情感更为热烈。而青少年时期所熟悉的音乐,曾经陪伴着一个人的整个青春时光,已经不仅限于音乐本身,更是一段岁月的律动。长大以后,当熟悉的音乐响起,经历过的一切犹如眼前再现,人们会想起当初听这些歌曲时的情形,以前的情感变得愈加珍贵;这是歌曲的记忆,也是听者的回忆。虽然它依旧是一样的旋律,一样的歌词,但对于不同的人来听,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——初闻不识曲中意,再闻已是曲中人。因此,相较于成年后听到的新歌,大脑往往会将青春时期常听的歌“维系”得更牢靠,生成的记忆痕迹更强。

与此同时,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对于流行音乐的消费和欣赏水平会随之改变,对于新潮的流行音乐的受力和迷恋态度会逐渐下降,新一代的青少年听众会接棒成为主流听众。虽然流行音乐的受众年龄分布十分广泛,但是主要消费者总是青少年,例如每个时期的流行音乐中都有大量和青少年日常生活相关的作品(《青苹果乐园》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《晴天》《你说那C和弦就是》),这些音乐表达了青少年的喜怒哀乐,记载着他们成长的故事因而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喜爱,并在其群体中得到广



▲ 许茹芸出现在《时光音乐会》引发“回忆杀”

泛的传播。流行音乐的文化身份标志功能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:广大青少年在由未成年到成年的过程中,往往会更重视自身的独立性,而流行音乐正是他们借以表现鲜明个性、构建青少年文化圈的重要方式。青少年追求不同于成人社会的主流文化,通过在集体消费中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,同时这也是他们获得别人认同、获得社会归属感的标志——当然是他们这个文化圈层的认同。因此,对于青少年来说,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是他们的语言,是他们表达自我的重要工具之一。

2018年,经济学家Seth Stephens-Davidowitz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了他们对音乐流媒体spotify数据所做的统计,发现那些在人们青春时期所发布的歌曲,往往很容易成为这个年龄段人群中最受欢迎的歌曲。例如其数据显示:radiohead的名曲creep,在38岁年龄段的中年男性音乐榜单中排名第168,而在28岁或是48岁年龄段中,前300都没有踪影。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creep在1993年发行的时候,现在的中年男人们正处于青春期,这首歌曾伴随他们一起成长。同样,法国音乐流媒体

Deezer也做过相关调查,数据表明当一个人的年龄到达33岁左右,就会开始越来越少地去听新的音乐;在一个人的青春时期所唱的那些流行歌曲,就会在同一年龄段人心中成为“永恒经典”。

来看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,由于节目的目标受众不局限于当下的青少年,因此节目所选唱的歌曲范围非常之广,从1980年代《一剪梅》《倩女幽魂》到1990年代《不再犹豫》《流星雨》;从2000年《好春光》,2008年《摇滚怎么了》到2021年《这世界这么多》等,它们不仅是台上“哥哥们”的回忆,更是台下不同时代听众们的共鸣。

抚今怀昔:现代与怀旧的审美张力

同听老歌一样,当我们看一些老电影、老照片的时候,我们也常常会“睹物思人”。这里有相当程度的“怀旧”因素。怀旧(nostalgia)来自两个希腊词根nostos(返乡)和algia(怀想),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。全球都在迈入快速现代化的进

程;现代化、城市化所带来的传统伦理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改变,生活的焦虑与不适,使人们对开始走向消逝的过往生活、历史和文化产生了复杂和暧昧的情绪。这种带有“怀旧”的情怀,尤其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而体现得更加剧烈。

流行音乐则是人们怀旧的重要媒介,通过熟悉的歌曲,我们会怀念过去亲身经历的人和事;打动我们的不光是音乐,更是那首歌击中了我们过去的某段回忆。或让我们潸然泪下,或让我们傻傻发呆,或者让我们唏嘘不已。通过音乐,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过去的人和事建立了某种连接。此外,还有一些具有“怀旧”标签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不曾经历的过去。

1980年代的一批流行音乐如《弯弯的月亮》《我热恋的故乡》的主旨,均表现的是一种回望,一种从经济时代向农业时代的回望,一种现代人群向自己旧有的精神家园的回望。这里的“回望”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惯性,表现了当代人对昨天与今天在空间叠置上的一种无奈和怀念。进入1990年代之后,怀旧歌曲更是成为流行音乐里的常青树;《九月九的酒》对故土的情怀,《同桌的你》对校园生活的向往,《白桦林》则是通过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,让中老年人回顾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同时,也让年轻人感受远去的战争岁月。2000年之后,这种现代与怀旧的审美张力在流行音乐中表现得愈发明显。

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生活的便利和物质的丰富,也将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带给了人们,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产生了断裂。因此,“怀旧”在很大程度上,是现代人为了解决现实情景中认同危机的的一种方式。人们从社会裂变过程中体会到了时间与空间的“斗转星移”,人际关系的不确定以及社会不稳定带来的不安全感。于是怀旧类流行音乐舒缓了人们的不安,安抚城市中躁动的心灵,与现代文化进行了精神上的对抗,让人们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,感受到了“旧”的美好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,每一代青少年都有为之迷狂、为之倾倒的旋律和偶像。时光流转,我们不经意间就走到了现在,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,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,穿越时间、跨越空间,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这也再次表明流行音乐不止是日常生活中的调剂品,它更是一本日记,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点滴,承载着时代的变迁。

(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专业博士)